

白落梅／著

爱如禅 你如佛

〔情僧苏曼殊的红尘游历〕

他是戏里的青衣

在璀璨的花事里

用生命和灵魂

演绎一场死亡的美丽

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爱如禅
你如佛

情僧苏曼殊的红尘游历

白落梅／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如禅 你如佛 / 白落梅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2.6
ISBN 978-7-5113-2347-7

I. ①爱… II. ①白… III. ①传记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79824号

爱如禅 你如佛

著 者 / 白落梅

出 版 人 / 方 鸣

特约监制 / 祁定江

选题策划 / 马志明 王立刚

责任编辑 / 若 涛

特约编辑 / 郑英祖

封面设计 / 莹 莹

版式设计 / 新兴工作室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70mm×640mm 1 / 32 印张 / 8 字数 / 100千字

印 刷 /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版 次 /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2347-7

定 价 / 28.0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82605959 传真: (010) 82605930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 - 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契阔死生君莫问，
行云流水一孤僧。
无端狂笑无端哭，
纵有欢肠已似冰。

人间花草太匆匆，
春未残时花已空。
自是神仙沦小谪，
不须惆怅忆芳容。

乌舍凌波肌似雪，
亲持红叶索题诗。
还卿一钵无情泪，
恨不相逢未剃时。

碧玉莫愁身世贱，
同乡仙子独销魂。
袈裟点点疑樱瓣，
半是脂痕半泪痕。

【目录】

孤雁	· 001
樱花	· 006
佛缘	· 012
潜修	· 017
入世	· 023
剃度	· 029
尘缘	· 035
际遇	· 041
萍踪	· 047
擦肩	· 053
饶恕	· 058
惜花	· 064
归去	· 070
禅心	· 076

归并 · 164

奇缘 · 170

后记 一只红尘孤雁 · 176

附录一 苏曼殊诗选 · 185

附录二 苏曼殊年谱 · 225

情劫 · 082

宿债 · 088

批命 · 094

沉沦 · 100

展翅 · 106

空相 · 112

旅梦 · 118

因果 · 125

残缺 · 131

忘机 · 136

逝水 · 142

送离 · 147

莲事 · 152

劫数 · 158

孤雁

每个人在人生的渡口，一路或急或缓地走下去，深味生命过程所带来的甜蜜与痛苦。

你相信前世今生吗？佛家说，前世有因，今生有果。也许你的前世只是一株平凡的草木，今生幻化为人，只是为了等待一份约定，完成一个夙愿，甚至是还一段未了的情债。每个人在人生的渡口，一路或急或缓地走下去，深味生命过程所带来的甜蜜与痛苦。在平淡的流年里，看尽春花秋月，承受生老病死。

时光深沉如海，过去的无法打捞，纵算打捞到的，也只是一些残缺的记忆，无法弥补那么多渴望的心灵。都说人生如戏，只要穿上了世俗的华衣，戏里戏外都是真实的自己。在该开幕的时候开幕，该散场的时候散场，你可以很投入，也可以很淡然。但最终都只是人间萍客，做不了归人。当我们转身离去的时候，这些走进了戏中的人，不知道还能不

能走出，用一生时光所编织的梦？

一百多年前的一个初秋时节，远在日本横滨，这个浪漫的樱花之都——东瀛岛国，一个平凡的生命来到人间。他和其他的生命一样，无声无息地到来，没有任何的昭示，甚至有些不合时宜。他就是苏曼殊，一个流淌着高贵和卑微骨血的人。没有谁知道，这个弱小的生命今后有着怎样的人生，是风云不尽，还是黯淡无华？直到后来才知道，他就像一只飘零的孤雁，飞渡千山万水，飞越红尘的喧闹和孤独，从落魄到辉煌，由繁华到寂灭。

苏家是广东望族，其父苏杰生继承殷实家业，远赴日本横滨经商，经营苏杭布匹丝绸，后转营茶叶，创造了辉煌的事业。苏曼殊的生母是日本人，有一个简单却美丽的名字，叫若子。苏杰生曾娶若子的姐姐河合仙为妾，但又与若子私下相好，在没有名分的境况下，若子生下了乳名为三郎的苏曼殊。据说三个月后，若子就病逝了，这个柔弱的日本女子看着襁褓中的幼儿，带着无限悲戚与不舍离开人世。她的死在冥冥中扣住了某种因果，让这个自小就丧失母亲的孩子，也失去了一个孩童本该享有的温暖和幸福。他的薄凉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，并且纠缠一生，不离不弃。

若子死后，苏杰生亦不想提及这段露水情缘，只把它当做前尘旧事，不了了之。为了免去一些生活的纷扰，他谎称苏曼殊是河合仙所生。为此，后人对苏曼殊的身世众说纷纭，因为他们很想知道，这个富

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究竟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身世，却忽略了，生命本平淡，不平凡的是风雨人生的漫漫历程，是一个人骨子里的气度和涵养。佛家说过，今生拥有的一切，其实都是前世所带来的。苏曼殊此生与佛结缘，所以，他卓然不凡的才情与胆识和前世相关。苏曼殊最终越过红尘的藩篱，袈裟披肩风雨一生，这是所谓的命定。也许他后来无数次在佛前相问，前世究竟是什么，一盏青莲灯吗？才会有此生的明明灭灭，仿佛要拼尽全力绽放自己的璀璨，所以过程短暂就油尽灯灭。所谓情深不寿、强极则辱，在他身上得到最好的诠释。

五岁之前，苏曼殊跟养母河合仙一起生活，那时候他还不懂得荣辱，不知冷暖。六岁那年，父亲将他带回广州香山县沥溪村老家，与嫡母黄氏、大陈氏共同生活。深宅大院，朱红门扉，豪华厅堂，雕花古窗，一条通向富贵与荣华的苏家巷，里面却关住了太多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。这个被苏曼殊称作故乡的地方，蕴含着古老东方神秘和灵性的祖居，给了他美好而丰富的想象。可这栋老宅却不能栖居一只漂洋过海的大雁，他无法在这里筑梦，无法安放他诗意的青春。抵达生活的深处，他触摸到的是屈辱和苦难，是伤害和无助。

苏曼殊自幼身体羸弱，这个富贵的家族带给他的只有歧视和折磨，让他幼小的心灵饱尝人间的辛酸。虽说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……”可现实的冷酷无情就是一把锐利的剑，削去你所有的自尊和骄傲，伤得你体无完肤，无以复加。直到多年

后，尽管苏曼殊洒脱不羁，性情舒朗，但每当寂夜无声之时，轻轻碰触童年这道已结痂的伤口，还会疼痛，甚至血肉模糊。这就是印记，雕刻着一段屈辱和悲伤的往事。

苏曼殊七岁的时候上了私塾，他初次接触文字，就被那有生命、有灵性的方块字深深吸引。在书中，他找到了人生华丽的主题，找到了生活中不曾见过的美好和真心。长期的欺凌使他性格孤僻、沉默寡言，只有在茫茫书海中，他的情思才可以滔滔不绝、无边无际。文字虽然是一味良药，可以拯救薄弱的灵魂，却不能拯救痛苦的身体。大陈氏的刻薄狠毒，令他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灾难。一次身患重疾，他被家人弃在柴房，气息奄奄，无人问津。也许是命不该绝，他醒后逃离了这个让他痛恨的家，彷徨无助之时，他走进了寺庙。

是悠远的钟声将他召唤，悲悯的佛说过，要度世间迷梦之人。小小年纪的苏曼殊到广州长寿寺出家，不是因为他看破红尘，悟到禅理，而是世俗没有给这只孤雁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巢穴。这个被称作人间净土、莲花胜境的地方，给不起繁华世相，却可以给他宁静平安。他跪在蒲团之上，抬眉望佛，佛想度化他，教这个懵懂还不知世事的孩子学会容忍，学会放下。可他尘缘未了，心中尚有执念、有欲望、有不舍，受戒之日，他偷吃了鸽肉，犯了清规，被逐出庙门。这世间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其不可触及的界限，倘若越轨，纵是慈悲的佛也要被迫无情。佛法虽无边，却不能随意改变天数，扭转乾坤。

注定的命运不能轻易摆脱，苏曼殊几经辗转，又回到那个让他痛恶的家。九岁那年，父亲苏杰生因生意失败，撤离日本横滨，回到故乡。那个鼎盛一时的望族，从此渐渐走向衰亡的结局。所谓盛极必衰，水满则溢，有时候，人力的挽留终是徒劳。苏杰生为了重整寥落的家业，赶赴上海经商。十三岁的苏曼殊背上他简单的行囊，走出了幽深的苏巷，到上海和父亲一起生活。自此，他与故乡永诀。

他还记得，佛教他学会放下，所以他放下过往的屈辱，在人生转弯的路口，选择和所有的人一样赶往姹紫嫣红的春天。黄浦江畔的涛声，激荡了这个少年内心积压已久的渴望。苏曼殊身处的年代，一半是清朝，一半是民国，这样一个改朝换代的动荡时期，让一个被热血浇铸的男儿深深地明白，他应该有更辽阔、更远大的志向和梦想。在波澜壮阔的海上，他看到自己的一生注定不会平凡，注定要用血泪来书写一段风云和传奇的故事。

在风起云涌的年代，他依旧是那只孤雁，只是羽翼丰满，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抵抗人世的风雨。没落衰败的世象让他找到飞翔的理由，他有理由放逐，冲破人间的尘网，在洪流乱烟中接受更大的风暴。十五岁的时候，他随表兄去日本求学，这只孤雁飞渡沧海，不是为了寻找避风挡雨的屋檐，而是将年华抛掷给如流的光阴。用离别来换取新的开始，看一段宿命如何将他的人生重新安排。

樱花

破碎的梦，似樱花一样轻，落在会疼的心上。苏曼殊将悲伤制成肴饌，佐一杯往事的酒，痛饮而下，孤独亦断肠。

日本，一个生长樱花的国度，因了樱花而浪漫，因了樱花而多情。多少人为了赶赴这场嫣然丰盛的花事，不惜跋山涉水，一往情深地到来。行走在春天的路上，就像奔赴一场安静绚烂的死亡，然而这一切与悲伤浑然无关。每个人在开始的时候，已经预备承受所有的过程和结果。我们都有权利见证一幕幕花事登场，见证它枝头的美丽，以及纷飞的寂灭，而不去怪怨，人世的聚散原来这般的凉薄难当。

当苏曼殊背着简约的行囊来到日本，正值樱花盛开之际。这个遥远的岛国像被抹上了淡淡的胭脂，轻妆素然，有一种令人不敢逼视的风情和美丽。那枝头的摇曳仿佛是苏曼殊的前生，语笑嫣然的花朵触动了他的内心的诗情和浪漫。他几乎有些感叹，这段不期的相逢来得太迟。他

甚至对一段即将来到的缘分盟誓，愿意和一个如同樱花的姑娘结一段尘缘。

人因为某个地方可以触抵内心最柔软的角落，让情感有了依附，从而就愿意给自己安上家，开始新的生活，创造新的人生。日本是苏曼殊出生的地方，他与这里原本就有着一段难以割舍的缘分。樱花温柔的呼唤让他放下过客的行囊，忘记曾经的屈辱，忘记云水的漂泊。他误以为，这就是故园，有一座温暖的巢穴，可以栖居这只飘零的孤雁。所以，他不由自主地打开自己一直对尘世关闭的心门，接受一树樱花的爱情。

无论苏曼殊是否知道河合仙是生母还是养母，他对这个温柔的日本女性都藏有一种敬佩和尊重。因为看到她，他就会想起那个被称作故乡的老宅，那里居住着几位刻薄丑恶的女子。童年那段深入骨髓的伤害，让他无法彻底地放下，纵是处在宁静的光阴里，也总会在不经意的時候，想起那不堪回首的过往。

河合仙给了他伟大的母爱，尽管微薄，却是漫长风雨人生中所倾泻的一缕阳光，铺洒在心中潮湿的角落，给了他温暖和从不曾有过的人间亲情。多年后，苏曼殊写了一首诗：《代河合母氏题〈曼殊画谱〉》，
“月离中天云逐风，雁影凄凉落照中。我望东海寄归信，儿到灵山第几重？”他以河合仙的口吻，写出一位母亲对亲儿的思念之情。那时的苏曼殊已经离了红尘，赶赴灵山，在一花一世界、一树一菩提的禅境里，